

叢書集成續編

一九八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九八冊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清

河濱遺書鈔六卷	清 李楷著	關中	一
鄭東父遺書六卷	清 鄭杲撰	集虛草堂	一二七
春秋說二卷			一三二
論書序大傳一卷			一六九
書張尙書之洞勸學篇後一卷			一八五
筆記一卷			二〇八
雜著一卷			二一九
燕僑齋文牘一卷	清 陳熙治著	陶社	二三七
文別集——民			
校經室文集六卷補遺一卷	民 孫葆田著	求恕齋	二四一
觀古堂文外集一卷	民 葉德輝撰	卮園	五三五
觀古堂駢儷文一卷	民 葉德輝撰	卮園	五四三
卮園山居文錄二卷	民 葉德輝撰	卮園	五五七
卮園論學書札一卷	民 葉德輝撰	卮園	六〇七
小自立齋文一卷	民 徐珂撰	天蘇閣	六三三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四卷	民 張其淦著	寓園	六三七
彤芬室文一卷	民 徐新華撰	天蘇閣	七二七

河濱遺書

河濱遺書鈔序

河濱遺書自其全集簡而出之者也河濱所著有霧堂集
齋閣集想閣集過楚集朝萊山房稿枕上集凡百餘卷何
以默出此不欲天下動以文章之士目吾河濱也古今作
者繼起圖書日增幾為二酉之所不能藏而四庫之所不
能糾識者有積薪之歎矣然天下之故日出而不窮才人
學士即安得無言言亦安可以無作故載籍之興當與世
運相終始十三經二十二史羣書之江河也諸子百家派
衍而支分者也經不可復續而傳可續史有國史為之續
餘則各自為書吾又惡識其所終極近世叢書之集紛出
河濱遺書鈔序

關中叢書

匯衆浸而為巨澤使人游泳其中惟其意之所適亦自足
目快心但或雜收無擇不足以羽翼經史反有害焉即以
漢魏叢書言無論作者之為贗為真周書固勝于穆傳紀
年亦等於越絕若夫漢武飛燕之傳宜有微意而使讀者
志邪故不如白虎通漢官儀也神仙搜神之作自紀所聞
而使閱者信怪故不如羣輔錄高士傳也何也凡書之傳
惟皆為斯世有用之言乃不恃經史而有補於經史否則
非蛙鳴蟬噪徒聒人耳且等蠅蚊之聲鬧亂人心矣余嘗
欲準此意刪集諸家叢書共為一部分類別門更隨世代
為次使後有作者皆得續入以與全經羣史並為巨觀傳

序

關中叢書

於無窮而竊以為論文猶後焉先河濱著書滿家名震一
代當時文章圭臬如錢牧齋李大虛皆遜謝以為不及何
論餘子顧其自少鍵戶華山即思有為於世故凡生平所
作不為無用之言惜全集已多散佚所存者亦大半殘缺
不完當世景慕之士有欲得片紙隻字恨不可購者矣余
蒐羅校對數年思欲重刊公世質於同年王子葵圃葵圃
謀於同里司馬晚九暨文學雨蒼兩謝君皆樂出貲以成
此舉因合選諸集分為三部而先以遺書付梓文選詩選
次焉要皆非敢有去取也就巾笥所存與存而無缺者擇
之故於全集尚不足什之一也嘗觀魏晉以來即尚文集
大抵皆隨意論著隨時應用之作必自為一家而後可云
書河濱以不可一世之才讀盡鄉嬛之書時抒蓄積揮毫
萬言南州謂比於漢人當不在揚雄桓譚以下閱此數種
後或有哀集叢書與余同志者吾知其不能遺矣雖然是
未盡河濱之書而中亦尚有缺簡世苟有藏吾家書不自
吝惜者余不敏他日尚當糾校而補益之庚午臘月河濱
七世族孫元春書於洛陽旅舍

河濱遺書目錄

霧堂經訓 共八十九頁

霧堂詹言 共四十六頁

霧堂雜著 共三十五頁

岸翁散筆 共五十一頁

飛翰叢語 共十七頁

楚騷偶擬 共二十七頁

河濱遺書鈔卷一

朝坂李 楷叔則著 晉安黃文煥坤五參訂

霧堂經訓

易

今之易孔易也以孔子之言繫于文周卦爻之後又于其
總論者別為上下兩篇是以孔易行於世其猶稱為周者
亦孔子之意也其尊于六經之上者以其世則伏羲為先
以其文則三才共貫乃有終身於易而不知易者非易之
亡也孔子之亡也必如孔子之學易斯謂之學易易道不
其難乎雖然易可學也惟聖能為易故有先天之易後天
河濱遺書鈔 卷一 關中叢書

之易易無典要此其一端若其泥于一而不知變不變則
不易何所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乎故聖人者易之身也
易也者聖人之心也孔子之心義文周公之心也亦天下
萬世之心也以心涵性命者以理為權輿易之理孔子已
詳言之矣學者之于心已有可持循矣大哉易乎至哉心
乎
繫辭三陳九卦予于二十年前思倣其意義取乾訟師蠱
噬嗑賁蹇解渙節九卦以為救時之策今錄其略曰乾者
天之所以為天也君之所以為君也天常乾故曰健君當
乾故曰自強夫聖人而君者莫如堯書則有倦勤之文豈

其強之息與堯之德欽明文思允恭克讓蓋已有不專于
強者矣當其時帝摯不道堯固諸侯而習見夫天子之事
者也尚在冲齡遂踐帝位固宜其赫然有為于天下而史
官之所紀者親九族平章百姓皆人倫之常事雖以治歷
之大典亦不得先此而治之蓋堯以天自任其臣又皆聖
人則于己可以不勞其所謂揚側陋者蓋為天下求人耳
求人者不自用其剛也故史臣紀堯無剛健之文堯之意
實不端在于剛健也堯有言允執厥中斯可以兼剛健中
正而有之說者以元愷未即舉四凶未即除為帝之廣大
由是觀之乾之為乾可知也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乾剛故
河濱遺書鈔 卷一 關中叢書

乾也其用柔亦乾也以卦推四時之象利貞秋冬陰之功
也以爻推六龍之義亢而有悔陽之過也夫秋冬之際近
于殺矣而乾則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亢悔之交數已窮矣
而乾則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故陽剛不可以太過非惟理
也亦勢也非惟人事亦天道也孔子之言乾曰仁以行之
其言坤也曰方其義也嘗以驗夫剛毅近仁者與好剛不
好學者矣能以仁為心者此天下之至剛也不以剛自恃
者此天下之至仁也惟仁者宜在高位上有飛龍之君下
有見龍之臣即其潛者亦龍也天之生才故君之所不勝
用也何哉其所謂亢龍者亢則賢人在下而不我輔是以

仁而流于不仁者也是故長人之道止在體仁和義之事取諸利物其于義非不尚也以元計之此爲三變元之統天統以仁也元者善之長也是天之心而堯之所以爲好生者也天下之理惟仁爲純惟仁爲粹惟仁爲精人君之法天在法乾法乾者體仁而已矣苟其不然秦皇漢武猶其善者耳以乾剛獨斷于天地之和遺萬物之災必將有不忍言者乾之爲乾諒不其然也

訟者言之于公也天西而水東上下之情迥訟所自生天下之所以多故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使之無訟者上也則使之訟者亦上也爲上者獨奈何以

河濱遺書鈔

卷一

三 關中叢書

訟相率乎獸則善搏盜則善攫化而導之猶不足以爲治教之以訟其意亦以爲治之也而害治愈甚天下之禍自此而釀一則察見淵魚一則凋傷元氣俗競而民悍悍則不可以相仁罰多而民窮窮則不可以爲善不必爲誅戮放逐淫刑以逞之事而爲之上者以棘木桁楊爲治具投匭告密爲妙理糾察鞫審爲能事此非帝王之所宜也作易者慮之以爲有孚而窒尚以惕中爲吉必成其訟則有涉川之凶詎止爲臣民之好訟者言之乎蓋爲在上之聽訟者言之也中正之尚尚其訟而歸之于無訟者也險健之戒戒其可以無訟而相角以成訟者也故天下之心平

河濱遺書鈔

卷一

四 關中叢書

易相親則安嶮巖叵測則危仁讓相成則治強暴憑凌則亂險健者訟之所以爲淵也上不此禁而反以爲倡使有司臬憲之事皆相聞于朝廷之上登聞之鼓日不絕甚之則大臣小臣文臣武臣宮中府中君子小人狺狺而不休天下之人魚驚鳥駭莫知所措古人之意必不其然矣故曰獄市者人之所以并容也周禮有調人之職凡其可訟而能忍以不訟者皆淳良之事守身保家之道也觀于六爻之中不永所事不克訟者若有與辭至于上六終訟有繫帶三褫之辱聖人之于訟也固不欲其罔民也夫訟者下之事使之訟者上之事譬之于父曰使其諸子格鬪怒

晉以爲樂非居家之祥矣觀於五之元吉夫乃知中正者之使民無訟也昔在春秋之世元咥訟其君世道至此極矣魯人有父子相訟者孔子囚之使其悔過所以喻父子之恩治人倫之本也紂爲逋逃主萃淵藪不但偏聽讒譖爲滋訟之原蓋天下之奸民於焉簧鼓其誤天下也卒以自誤則所謂入于淵者上下共之矣讀訟卦者可以得炯鑒焉

師者天下之不幸也兵凶戰危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象乃以地中有水爲古人寓兵于農之意夫天下古今何處非地水故師旅之事常與天地相終始抑在兵農既分

之後古道不復欲行古法取民以為兵而天下愈以不安
 于是言兵者蒿目以為難初則未練無以集眾而為強久
 則消耗多至化強而為弱蓋治兵之法莫善于師卦之象
 矣曰師貞丈人吉考尚書之所載禹征有苗會羣后而誓
 師曰以爾眾士奉辭伐罪其師則羣后之師也益之贊禹
 則從禹而征者也苗地距帝都為遠師未可以用四方當
 用羣后之近于有苗者徂征而三旬逆命其師當未入苗
 境故未有征戰當是以文告往諭招徠解散之禹用益言
 班師振旅不聞其請命于帝羣后不以為擅而帝不以為
 專此即閩以外將軍制之者也苗民來格乃在班師七旬
 河濱遺書鈔 卷一 五 關中叢書

之後考其時在虞舜之三十八載焉計舜攝位竄三苗于
 三危則在唐堯之己未舜雖加罪于有苗而苗之負固猶
 然不服至于禹征之歲為時已八十六年矣苗民荒遠帝
 不忍誅苗又未嘗有犯順之事故命禹徂征聽其班師而
 有苗卒以歸服此又可見聖人用師有征無戰之象焉以
 禹為丈人之將以班師振旅為師貞之法師之在三代以
 上者大略如此治甘誓有左右御馬之文胤征有同力王
 室之告湯則厲以拏戮武又詳于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
 伐七伐費誓則甲冑弓矢戈矛鋒刃之屬杜獲敘舜之命
 為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之禁尤為詳備因知三代

之將三代之兵律遺法具在為人君者命將出師將不可
 不慎師不可無律此亦足以驗易于人事矣長子帥師弟
 子輿尸天下未有選任大將而可以它人參之者參之以
 文臣或不習其事參之以內豎又多撓其權故夫能將將
 者推漢高祖唐太宗宋藝祖為最焉師出以律否臧凶天
 下未有兵無紀律而可以成功者未有將不賢而能有紀
 律者古之善用兵者無算皆其備知勇信嚴而自律以廉
 待下以仁者也將不廉則剝削士卒兵不廉則攘奪犯法
 將不仁則寡恩心離兵不仁則違天者多咎是故君以田
 禽執言而將必以賢師必以律蓋于其左次者不督之以
 河濱遺書鈔 卷一 六 關中叢書

自戰夫亦猶大禹伯益之旨也若夫不擇將不練兵不申
 紀律而必以戰勦為急則是自毒其民耳為民而用兵反
 因兵以害民將謂之何易之言曰行險而順師者至險之
 事也丈人之貞則大順之大道也險而不順何以奏功何
 以開國承家哉夫天下之所謂田禽者外譁內訌二者而
 已將得其人兵有節制則無事不成然則黷兵者與銷兵
 者皆非其正讀師卦者不可不知也
 蠱者治亂之關也蠱元亨而天下治聖人若曰天下無不
 可治之事亦無不可治之時人以蠱壞為不可救而自棄
 者是人事之不修非天之罪也終則有始天行也天行在

蠱卽有轉蠱爲治之機其奈何以怠緩苟且之計違天心而失治理乎利涉大川者先之以勇也先甲後甲者繼之以慎也知蠱之所以爲蠱而反其術以濟之是其道固有昭然可舉者剛上而柔下非君驕而臣諂乎異而止非下卑巽而上苟止乎反之則君求輔而謙冲百工毅然以右爲靖獻者各舉其職握權者勉進其業此之謂涉川此之謂先甲此之謂後甲兢兢然以蠱爲憂乃能治蠱以與天下更始故爲君者惟恐蠱之在于上爲臣者惟恐蠱之在于下天下之蠱斯可以窮變而通久無曰蠱之名爲不祥上與下姑且諱之于不信夫不以爲蠱斯蠱矣知其蠱而

救之斯不蠱矣古之人創業垂統竭心力以經營之三代以下之令主比比皆然莫不貽子孫以安卜龜歷之綿何蠱之有哉蠱之生也其在繼世之君乎譬之于有家者其祖宗辛苦而成之其父母逸豫而壞之是其蠱雖非子之咎然已有肩之于吾身則不敢蹈父母之轍而益隳夫祖宗之緒一舉夫父母之蠱而振作之蠱之來也非一端振蠱而治之亦非一端其善者爲幹蠱其不善者爲裕蠱故初之蠱也淺其幹之也易又以其父稱考之時身任其事而不憚改父之所爲謗議易生沮撓有人其事危似于變亂先人有乖紹述而其理則甚吉蓋以其意之承考者知

之幹蠱者不當如是耶若夫蠱在于母非母壯子幼垂簾攝政則亦宋之太后臨朝之時也母之蠱非父之蠱幹其蠱而得中道此蠱之一變也三之欲幹父蠱者與初雖同其勢漸異五之能幹父蠱者則不但可以治之而且有聲譽此則中興之主克纂祖訓者也夫如是則天下治矣賢者可以不出矣不然上六之不事王侯何所取於蠱壞之世哉夫裕蠱者尙且不可況于置之膜外乎是故蠱有在于朝廷者君臣共治之蠱有在于家庭者父子各治之以此推之父之事賴于子君之事賴于臣臣子之責視君父爲尤重讀易之蠱而不知所以治天下則天行方在於元

亨而人事自取于禍敗不能爲唐肅宗將必爲宋高宗此豈獨其君爲之哉其臣實有以成之矣有天下者可以得

龜鑿矣

噬嗑爲獄聖人之所大懼也人無日不噬物國無日不治獄以臣民爲頤中之物必齧而去之夫豈聖人之意哉仰觀電雷之象光芒閃爍下已畏其不測而雷霆又不及于掩耳獄之爲威殆有甚焉天怒不竟日獄吏之貴所以奉天子之意者無已時獄中人譬之頤中物矣學易者蓋于此三致意焉象天之電以爲明又以雷爲合而章蓋所尙者明也非威也明以察者恐獄之有冤也合威以爲明者

198 冊 861

恐獄之猶有變而下情之終不白也爰書將具要囚將成獄也者人之生死係之故於此乎再三矜疑思所以生之而不得然後論死而不赦此在讞獄者不敢任剛以作威則以柔為主以中為極柔則以仁馭天下而中則兢兢于過與不及之間聖人之意以為噬物者有難易斷獄者亦有難易夫豈謂強悍不法者之為難良懦無辜者之為易哉斷獄者揆之以理則為貞加以以慎則為艱先于吾心存其明罰勅法之意必不使獄之有冤夫如是乃可以定人罪之重輕而人不怨不然則滅趾滅耳雖無所不可而于刑獄之際其違自心者多矣且夫獄與刑之不同也有

河濱遺書鈔 卷一 九 關中叢書

獄成而刑者有疑獄而未即刑者獄有出入有平反刑則一定而不可變者也稽于呂刑惟苗民之五虐為淫刑之始有賴于舜之振救也故其詞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周王審知之故命典獄者非訖于威惟訖于富其諄諄于今之所當懲者惟是苗民不察于獄詞又不擇吉人以觀于五刑之中故有庶威奪貨制刑無辜之事夫今之獄猶古之獄也為有苗之獄則貴者得以免貨者得以賄為士師之獄則不但訖于威亦訖于富刑之為刑鑒觀于此亦可以知戒矣噬嗑者噬其有間者而已矣僉壬小人為君子之間盜賊奸宄為良民

之間宦寺讒人為宮廷之間此乃所以宜噬也夫如是獄敢輕乎哉

賁者致飾之禮也致飾以文文盛者天下之美觀也然天下事有本有文純任虛文不可以為訓序卦又有亨盡之懼勢將趨于剝矣是故卦以小利有攸往爻以白賁為無咎此文周治天下之大端孔子之所以占賁而愀然者也夫三代之文惟周為盛周歷獨綿於八百今考其文于凡制度皆兼虞夏殷而為之賁之用大矣賁之所亨亦久矣西周禮樂之治東周文辭之功空名以繫大義言語而散干戈雖在七雄之時餘風猶有存者周孔諸聖人豈不欲

河濱遺書鈔 卷一 十 關中叢書

天下之常文哉已不能不為文盛之憂矣天以日星為文非以日星自飾也地以草木為文非以草木自飾也聖賢以六籍為文非以六籍自飾也有天下國家者知文質損益之事關氣運之盛衰尚其文不尚其飾雖在黼黻皇猷潤色化理終不能黜本計而未是求是可以剛柔交錯之故審其輕重焉柔來而文剛剛上而文柔於乾坤之變而得文明以止之象夫然則文明而不止者不可以謂之文明合離與艮而觀之當自有賁極反本者矣大象之所云明庶政無敢折獄者何也庶政猶可以粉飾獄情無貴于浮辭自初至于四其文猶以賁為事五上則丘園束帛以漸

于白賁者何也賁趾者剛之未涉于柔者也賁須者柔之有資于剛者也賁濡者剛之有資于柔者也四之賁如皤如者柔之相資于剛者也主賁者以敦本尙實爲天下倡故其成也爲上得志治天下之六端周公蓋備言之夫以周公之才文治化成而於白賁贊之示周之尙文而非尙文也以忠厚爲開國之本也或曰剛柔交錯謂之文其文章之事乎其政治之事乎抑亦臣工不齊之品私交往來之情乎曰古之說易者未嘗言臣品也然以臣品求之亦無不可厚重少文者剛也彬彬儒雅者柔也下求者大臣之道故有白馬之翰如自守者處士之節故應舍車而徒

步與上興者因人成事者也永貞者不附黨援者也古之君子在朝在野生於文治之世不可以他途倖進其爲天資之所近或質或文或樹交或自立極其情亦不過此數端而止爲剛爲柔相爲交錯能使之同時協衷以共濟亦文治也卦爻雖未之言其理固可以旁通哉

蹇者其時會之窮乎蠱言父母則宮廷之隱憂也蹇言王臣則君臣之難厄也屯言建侯古人之封建擇人立君之時也蹇言大人後世之朝廷勤王濟難之際也有無形之蹇有有形之蹇有勢不可入之蹇有義不可避之蹇士君子不幸而逢國家之厄所宜奮然以相從或可以有利于

社稷即不然有死無二以明大義于天下此理之正也凡爲臣民者之所共也豈其可漠不相關視君父爲路人自處于明哲見幾之流罔申同舟共濟之誼乎夫無形之蹇莫大于人之攜貳有形之蹇處險于國勢之窮促勢不可入之蹇莫過于喜事首禍以嬰天下之所忌義不可避之蹇莫甚于君憂臣辱君辱臣死之大節且亂者所以開治窮者所以基通激而有爲者績易成恥而圖報者業易就蹇也者時會之窮亦時會之先資也當蹇之時豈無泄泄沓沓不自知其爲蹇者即君不知蹇在廷之臣與天下之賢才無有不知之者知其蹇而不爲之所一人弛擔則輔

弼之羽鍛羣賢裹足則舟楫之助孤爲國者以智士爲高非福也謀身者以招隱相求非正也聖人立教蓋深慮之爲君之新一爲臣之策五大蹇朋來以剛陽中正之君欲濟天下之蹇得中正之臣以助之斯可以有爲于天下即未必兼剛陽中正者如昭烈之于孔明肅宗之于子儀德宗之于李晟尙可以粗有所立苟能如仲康之得胤侯高宗之得傳說未有不隆夏商之業者也其策臣者一曰利見大人一曰貞吉一曰匪躬一曰來反一曰來連一曰來碩皆以有功爲志正邦爲事者也同在王土同爲王臣不以它往之思擇君而事胥來于國協力匡扶此則濟蹇之

衆謀人臣之大義也惟初以宜待爲之然亦非見險而終于止者善乎先儒以蹇難之時非聖賢不能濟天下之蹇由此推之人不講于聖賢之道而詭爲規避以負國家者皆處蹇之罪人也是故制治保邦者時未有蹇尙當思患而豫防之則作養人才講明忠義其可忽乎哉

解以繼蹇故其利于平易者尙與蹇同而未之敢苟也說者以爲天下維新之時自宜寬大易簡與民休息如湯除桀虐而以寬治武誅紂暴而反商政夫天下之蹇不必盡爲豪傑用武之資卽繼世之君亦有然者則知解之有造于天下赦過宥罪示人以解網蠲苛之意亦不止新國宜

河濱遺書鈔

卷一

十三

關中叢書

爾也蹇之時朝野震蕩宗社艱危其君焦勞于上其臣拮据于下天下之煩擾者不可以備言而物不終難稍得貼席當如雷雨之澤使草木各遂其生解也者豈非天下之幸哉然在赦宥之事亦解之一端耳征戰久而思解甲賦斂橫而思減租榷政繁而思弛禁土木多而思罷役有前代之所無而近年增設祖宗之所略而後人附益者無不思所以洗之悖大者人君之度安靜者四海之富解之不可不急也蓋如此文王之辭以爲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其云往猶蹇之往也其云來猶蹇之來也往以解其蹇來則解而不蹇矣天下方在出險之初人亦未忘振

河濱遺書鈔

卷一

十四

關中叢書

動之舉蓋未必卽可以晏然而餘險之在一隅小醜之勞司馬者我亦靖之卽靖也與其久之而滋擾不如夙之而無事也周公之慮則更有深於此者以天下之蹇爲易消以君側之蹇爲難清蹇莫蹇于小人之禍國解莫解于君子之除惡故爲君者宜如五之退小人爲臣者宜如二之獲狐四之解拇上之射隼務使蹇之萌不生于肘腋之間然後天下之蹇無自而起解道于是乎大成以周之時徵之文考以蒙難爲蹇成王以多難爲蹇便嬖近習婦寺之流故未之有也計其爲當解者惟有商氏之武庚周室之管蔡君側之蹇何嘗非天下之蹇乎故不得已而東征其所爲封衛營洛之舉酒誥大誥梓材多士之文命與微子封宋之故事凡所以爲解者皆以寬大簡易爲之在射隼解悖之時無非爲天下計者若夫小人之道亦至不一矣驚而隼者天下之所共惡也媚而狐者天下之所不知也微但天下不知君亦不得而知之故小人而附相臣者拇也小人而在高位者隼也小人而亂君心者狐也以其品之卑污爲負者之且乘以其惡之將肆則爲蹇之將萌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思所以解之乎序卦又慮之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嗚呼可畏哉

渙之繼兌其義皆尙于亨利而人或諱言之幾以渙爲不

祥臣子不敢以之進說于君父夫渙則有可尚以爲治者其在臣則渙躬以無悔是公爾忘私之義也渙羣而元吉是不立朋黨之正也初與二或以爲馬或以爲机是動靜相需同心戮力之事也其在君則渙汗其大號以誠信布告于天下渙王居以散財行仁于百姓者也天下之心聚散靡常君與臣能有以馭之又何懼哉以風行水上者觀之水固決漭風又從而震蕩之雖險而可畏有善操舟者乘風破浪一日千里不但水失其威而風實大有助焉濟渙者亦若是焉則已矣天下之勢時而爲安流時而爲狂瀾治不必其爲磐石亂不必其爲瓦解國勢在乎民心民心在乎朝廷其收之也有道其操之也有要享帝立廟此非其最切者乎上天者萬物之所宗也祖宗者百世之所歸也天子下民不忍戕其生祖于子孫不忍殄其祀故郊禘之禮舉于上仁孝之風應于下即在平時無有敢不祀天敢不報本者況于渙之時乎且夫天下有不可渙者有不可不渙者不可渙者天人合一之理神鬼志氣之通祖孫命脈之合皆人君之事非臣下之所敢與也其在不可不渙者令出惟行弗惟反大道有財此有用臣得以請于上而非臣子之所以自私也是故地有大川非舟不涉國有大事非君不治同一水也風加之則叵測木乘之則有

功夫亦知渙之非渙而善用渙者之有濟于天下也考諸三代繼世之君偶在處渙訖有成功其後之爲漢唐宋者雖有季世猶能藉先王之餘蔭而卒以奮起況于聖子神孫光大昌亨之日豈其以渙爲諱哉讀渙者可以知其興矣節者天之所以成四時也節以制度君之所以成庶績也天下有蕩檢踰閑之人而節不可以終廢故作易者尙之惟人情蕩罔所底不得已而坊之以節節幾爲天下之所苦夫節之爲用豈其強人以不堪者哉夫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非一人之爲節而合天下以節之其于制度之間尊卑有等長短有數豐殺多寡咸有不可踰越之則故上而朝廷內而後宮下而諸王大臣以至于輿臺之徒外而要荒屬國以極于梯航之所同越若宮室祿糈車旂服色賞賚賜予祭祀燕饗聘問慶吊之禮無不掌之有人辨之有典故能上下貴賤各安其節不相凌奪不相僭越而天下治此則節之盛時也惟人君先能自處於約有所檢而不敢肆則爲恭爲儉爲仁爲禮于以養天下之財而不匱培天下之民于無疆斯可以優然而有餘孔子又有取于說以行險者何也天下之情固有說而不知止者矣知險之可畏則志不可滿欲不可縱樂不可極自省則藐予一

人四顧則朽索六馬如其不自抑損修焉妄費將使財用
訕乏民人怨謗于是乎不敢不蹈于中正以與天下圖治
耳周公之于九五贊以安節吉往有尚此即所謂當位以
節者視其臣則柔順得正者安節矣其不節者則陰柔而
不中正者也天下無上節而下敢不節者費惜露臺夜忍
燒羊靴卻青絲裘焚雉頭古人師大禹之儉者莫不可傳
而可法乃若晏子孫叔敖公孫宏之倫以節聞者亦復不
少何哉上爻之所謂苦節者此即卦之苦節者也它如初
之不出戶庭則許之二之不出戶庭則凶之又何也天下
之士有出處之節蓋有關乎世道者上有制數度議德行

之君而抗節不出初猶可以恕之至于剛而不正不與五
應得無失之傲乎此非魯之兩生而違道于譽生今反古
之人也況于上則節極其苦雖貞而凶其窮也宜矣此非
漢之子陵而甘餓山林費志以沒之人也此三者以氣節
言而有乖于時會者也易不可為典要蓋如此節之有取
于澤水何也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天于億兆之上而
立之君必不可以盈溢有如此澤矣擗節者經國之道也
節制者用兵之律也節義者性命之美也蓋嘗觀于山之
虎節澤之龍節矣非所謂示信之具乎節樂以祝敬節歌
以商齊非所謂音節之正乎至于臣秉節以酬君妻抱節

而報夫節如竹然一破不可復合亦如關格一裂無所顧
忌是故節也者人之所不可須臾離者也

或曰理財損益用人泰否皆所當昌言者止于九卦何也
曰此啟禎時之言也其餘未皇及也 以後有缺

補純乾說

荆山為其弟子信卿講純乾六畫以為初畫少陽第三畫
太陽上下兩陽映第二爻又云六位時成此六位一時俱
成聖人乘此六龍以御天子家世習易天一生水地六成
之之說乃從一道人聞之以為一合于中之五則六也二
合于中之五則七也三合于中之五則八也四合于中之

五則九也夫易之妙內外上下變化離合其數可紀者一
二三四四象之位七八九六四象之數也一與六合者甲
與己也二與七合者乙與庚也三與八合者丙與辛也四
與九合者戊與癸也其變不可窮者甲己化土陽制陰夫
從妻也乙庚化金陰從陽妻從夫也丙辛化水丁壬化木
戊癸化火各以類之變者而言之蓋從龍也反對者顛倒
而觀之純乾反對仍是乾又自初至五俱是陽第六之亢
即初爻之潛也上互下互俱是陽所謂剛建中正純粹精
者此也所謂元亨利貞者此也所謂見羣龍無首者用九
也用九不用七而反有取于坤六純乾之即為純坤天包

地也天地二而一陰陽不測之謂神猶人之仁義二而一
美大聖神之仍是信也信者誠也信爲五德之一而四德
始終焉信以成之者此也土爲五行之中而四行始終焉
萬物生于土歸于土者此也乾資始者非氣乎品物流行
非質乎兩一卽爲二陽之斷處卽陰陰之連處卽陽乾變
卽坤坤不離乾天高地卑與天清地濁分而未始分也地
處天中而地氣上升仍在天之中天包地外而二氣網縕
天亦入地之中是何也陽連而陰斷斷不如連之直捷斷
而不斷則一倡而從連與斷健與順二而一者也三畫之
象初爲地二爲人三爲天六畫之象初二地三四人五上

河濱遺書鈔

卷一

十九

關中叢書

天上爻多類初初辭擬之卒成之終也天地分而未嘗分
也下卦布而方之上卦因而重之大方圖成焉下卦布而
圓之上卦因而重之大圓圖出焉大方大圓天地之未嘗
分也分而未能終分也此其膚說也乃若文王之易視義
易之方圖別有變化之妙孔子之所繫又往往出於文王
之外易理無盡辭占象變亦無有盡醫卜二宅皆不可盡
荆山之弟子學易于希夷之舊居希夷之身之世渾狀是
易潛處亢處人或知之爲見則應詔而出之時爲惕則墜
驢入山之時也豈不能飛一汴二杭三閩及廣能飛能讓
其以御天不如沖舉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甚矣易

之貴正也以中言易不如以正言易孔子于文周二聖之
卦爻言正者請以此例推之位之當者正也乾之四爻有
直斥其不中不正者矣于乾坤六爻知中正之旨可以涉
世可以治世矣

補乾元用九說

易十翼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又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此孔子之言而非孔子之言也周公繫三百八十四爻獨
于乾坤而七其六此周公之情有以引宓犧而達文王也
今夫占易者必用爻何以乾坤有用他卦獨无耶用九之
變坤用六之變乾或以老變而少不變然則少陽之七少

河濱遺書鈔

卷一

二十一

關中叢書

陰之八俱無消長耶且也用九而本于乾元用六何以不
本于坤元天地之元詎異撰耶竊繹尼山之易而悟造化
之妙焉韋編三絕鐵摛三折是以深知天之所以爲天與
天下之所以爲天下也天則者天之則也天下治以天下
治天下仍是以天治之耳其在孔子於用九必曰乾元者
亨利貞皆元也坤之元卽乾元也故發揮乾元而以用九
明之是不可以用六對舉也矣夫剛而去柔與柔而去剛
地道之龍穴砂水則然仰觀於天一陽一陰之謂道氣也
理也一也聖人君子德備乾坤必也兼乾元用九于人道
自治之人無以異也凡今之人將爲體乎將爲用乎將爲

有用乎將爲無用乎皇天生我我父母育我朝廷成我師友知我其畀之以用於天下也明甚坤猶婦也婦不可以司晨而酒食中饋其用小非大用也凡爲男子者當以用九之道自正自成其弧矢四方之志不敢苟且些窳墮無用之倫甚矣人之用九而不用六也用九者六龍六虛六位六陽之妙用也元有一定而不可易者自初至上六迭用矣元有變化而不可泥者隨占所值而善爲之又神用之用也甚矣用九之大有益於元也春秋傳曰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知乾之用九之義矣

補三陳九卦說

河濱遺書抄

卷一

二十一

關中叢書

昔者孔子讀易至于章編三絕鐵撻三折折衷伏羲文王先天後天六十四卦之彖詳哉其言之已它曰以文王憂患之故三陳九卦夫卦亦多矣何獨於此九卦而三陳之且卦數恆八而疇範則九此其九也其或尙書九德之類乎間又思之尼山至聖止于九卦而三陳之必有故焉以八卦之宮求之蓋乾坤之八卦判不相及而系兌宮者二系震宮者二系艮者一系坎者一系巽者獨三此所以六子之中獨有取於巽者蓋必有深旨矣以男女之故索之女之卦五男之卦四豈非女之柔弱爲處憂患之所宜哉請得而詳言之巽之第四卦巽下震上者是乃所謂恆也

巽之經卦上下皆巽者其第五卦也巽之名其象爲隨風而名不易焉者也巽之第六卦巽下坎上者井也此巽之所以獨多而三陳者之所以每每結歸也其它系于震宮者在復則震下坤上者也在益則震下巽上者也復爲震之第八卦益則震之第六卦也其系坎者困之坎下兌上也系兌者損之兌下艮上也系履者兌之兌下澤而乾上天也其系艮者艮下坤上之謙也由此觀之九卦之所以三陳可略見鬚鬣矣抑在九州之方位巽東南艮東北坎正北兌正西震正東震者紂之在東敷兌者文之在西敷而巽之方則江漢揚州之封而艮爲東北抑亦當沫邦邨

河濱遺書抄

卷一

二十二

關中叢書

鄭載黎伐奄之兆敷孔子之于此止言卦不言爻止言彖不言爻之小象以周公之事在後而文王之事在先也夫二南者詩之首也所載文王后妃思懷文王之詩曰陟彼高岡又曰陟彼崔嵬三曰我僕痛矣甚矣其爲姜里之感也或問三陳之曰德何也道者變動不居之理也德者行道而有德于心之謂也孟子以爲生于憂患憂患也者所以進德也由憂患而進德將以德而善處其患難文王即未嘗泥於此而孔子於此九卦津津然深味之此其序又可思矣序之首謙何也孔子曰文王之守臣節也非他也謙而已所謂卑而不可踰者也以天地鬼神知文之謙猶